



1218.74/1

云南1976·10——1979·10  
获奖作品选

# 阿丹的婚事

作家协会云南分会 编  
《文艺》编辑部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783143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783143

## 阿丹的婚事

中国作家协会云南分会 编  
《边疆文艺》编辑部

\*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\*

开本: 787×1092  $1/32$  印张: 10.5 字数: 215,000

1980年8月第一版 1980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6,500

统一书号: 10116·799 定价: 0.75元

## 目 录

云南省一九七六年十月——一九七九年十月  
优秀短篇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评奖得奖作品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懒 郎 (小说) .....         | 彭荆风     | 1   |
| 好丑你们说 (小说) .....       | 公 浦     | 8   |
| 化雪图 (小说) .....         | 纳西族 戈阿干 | 26  |
| 上边说 (小说) .....         | 袁佑学     | 53  |
| 重 武 器 (小说) .....       | 苏 策     | 64  |
| 阿丹的婚事 (小说) .....       | 李 位     | 88  |
| 归 宿 (小说) .....         | 朱兆麒     | 111 |
| 泼水节的怀念 (散文) .....      | 白 族 张 长 | 131 |
|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 (报告文学) ..... | 张昆华     | 137 |
| 舞台遗恨 (小说) .....        | 魏孝淳     | 152 |
| 无言的界碑 (小说) .....       | 余德庄     | 179 |
| 黑 虎 (小说) .....         | 胡昆扬     | 205 |
| 爱 侣 (小说) .....         | 王雨谷     | 218 |
| 星期日 (小说) .....         | 苗 歌     | 233 |
| 秧歌天 (小说) .....         | 唐楚臣     | 243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|
| 山达之歌 (报告文学) .....    | 周金城    | 270 |
| 玉白菜 (散文) .....       | 白族 赵 椿 | 279 |
| 苍山飞来的雄鹰 (报告文学) ..... | 徐 军    | 285 |
| 欢乐的芦笙会 (散文) .....    | 苗族 杨明渊 | 300 |

· 附录 ·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百花竞放中的一次群众检阅 ..... | 陆万美 | 308 |
| 反映边疆民族生活的新起点 ..... | 王 松 | 314 |
| 喜读新人新作 .....       | 李 乔 | 319 |
| 人和边疆特色 .....       | 彭荆风 | 328 |

## 懒 郎

彭 荆 风

人家都把我们棉纺厂叫做“女儿国”。这是实际情况，女工人几千，男工人只有百十个。女多男少，可数的几个小伙子，也就成了我们姑娘家常常评论的对象。长相、脾气、动作、工作好坏、家庭出身、亲戚多寡，都被我们研究透了。有时，还要故意当着这个小伙子的面，品头论足一番，别看有的人在外边野得很，动不动抡拳头，在我们这个女儿称王的“国度”里，可规矩了，再三挑剔，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对着我们苦笑。这也不知道是对姑娘家尊重，还是惧怕姑娘们人多势众？不过，说实在的，骂起街来，小伙子可不是姑娘们的对手，我们会象群八哥鸟似的把他们包围起来，嘲弄得他们走投无路。

“评论”有时候是和“评选”联系在一起的。评来评去，某一个小小伙子就成了某一个姑娘的对象。我想，这也许是小小伙子们心甘情愿让姑娘们品头论足的原因之一吧！

只有一个叫小宋的小伙子，由于懒得出奇，懒得哪个姑娘都讨厌他。

他才二十一、二岁，论长相也还清秀，中等个子，白白的脸上两道浓眉，一双大眼睛黑而有神。乍一见面，姑娘们

并不讨厌他，可是稍一接触，就对他摇头又摇头了。他是一九七四年进厂的徒工，分在修理车间。平常很少见他与别人说话。据说，他话也懒得说，遇事不得不表态时，也只是摇头和点头。在车间里，要师傅叫他，他才动手，不然就两手插在工作服里，低着头出神想心事。有一次，师傅在忙着修一台机器，他就懒洋洋在旁边站着，动也不动，好象与他无关一样，师傅忙得火起，冲他大喊道：“你站着干什么？你看我多忙？”他还是两手插在裤兜里，任由师傅叫喊也不作声。师傅更火了，又喊道：“我叫你听见没有？”

他这才懒洋洋地说：“你要我干什么？”

“帮我递工具。”

“递什么？你说嘛！别懒得开口。你懒，我比你还懒。”

这可把师傅气得头昏脑胀。自己忙成这样，还被这懒小子反扣了顶懒人的帽子。他找着车间主任，坚决不要这个徒工。那时候，“四人帮”横行，工厂生产一片混乱，车间主任三天两头被冲击，自己也没心思领导生产，只好苦笑着说：“把他往哪里塞？你凑合着使用吧！这小子懒是懒，可叫他干的事，还是都干了，只是主动性差一点吧！这年头，小伙子能这样，也算不错了。他虽然懒，可不乱来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胡闹，也没见他在外边交个三朋四友。怎么，给你换个‘造反’精神强的，你要吗？”

想起那样动不动就要“对着干”的飞天神王，老师傅就害怕，急忙点头：“你说的也是。我就和这个小懒虫凑合着干算了。这年头，也确实搞不成什么生产……”

还有一次，车间的宣传委员正在贴关于儒法斗争的大批

判稿。一阵风吹来，把批判栏上的厚纸掀起了一大半。宣传委员是个女的，一个人按也按不住。正好小宋手插在裤兜里，懒洋洋走了过来。那个宣传委员认为自己这是最突出政治的事，谁也得为她服务。急忙用命令的口吻大叫：“喂喂，快过来帮我按住。”

小宋象没听见一样，低着头直往前走。

这些儒法斗争的批判稿当然也就随风飘舞，被吹得七零八落。气得那个宣传委员特意写了张措词尖锐的大字报点他名，说他破坏大批判。这罪名很吓人，有人劝他去看，他却连批判栏挨也不挨近，还无所谓地说：“我才懒得看呢！”

他为什么会这样懒？大家都猜不透。我们甚至打赌，谁能喊动这个懒人帮忙做件事，我们一定请她的客。

有个叫小玲的姑娘，很调皮，她自负地说：“我行！”

小玲长得很漂亮，长眉、大眼、小短辫，高挑身材。走在街上，好多小伙子都想多看她几眼。她却傲得很，正眼也不瞧人家一下。这次，为了打赌，她要亲自上阵了。

这天，小玲等在球场边上，见小宋双手插在裤兜里走了过来，她故意往地下一滑，装作扭坏了脚，“哎呀呀”地叫着：“谁快来扶我一下哟！”一双眼睛滴溜溜地直往小宋身上转。

哪知道小宋理也不理她，只扫视了一下远处的几个小伙子，依旧手插在裤兜里，懒洋洋地从小玲身边走了过去。

远处那几个小伙子，赶紧跑来搀扶这美丽的姑娘。小玲大眼睛里含着泪花，有气没处发，就冲着那几个小伙子嚷道：“谁要你们来扶我？多事！”

骂得那几个小伙子愣头愣脑，好半天缓不过气来，只好叹气，在这“女儿的国度”里，真不好做人。我们在远处看了，可笑得前仰后合。这真是个懒得出奇的怪人。从那以后，就再也没有哪个姑娘敢逗弄这个懒人了。

一九七六年的清明时节，天安门广场上满是悼念周总理的花圈、花环、悼词、悼诗、祭文，花山人海，拥挤极了。我们把哀伤、悲痛、愤慨，全都送进了广场。当中华民族处于新的苦难时刻，我们更是怀念敬爱的周总理。开始，我们只是各自去广场悼念。有一天晚上，厂领导突然召集我们党团员和班组长以上干部开会，宣布上级一个通知，说广场上有反革命闹事，不让我们再去广场。这下可把我们全都气坏了。什么？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闹事？我们吵吵嚷嚷地质问厂领导。他也只好痛苦地表示，他是奉命通知与他无关。我们已经看出来了，上面确实是有反总理的人，必须狠狠回击。当时，我们就决定做一个特大的、特重的花圈送往广场，叫那些别有用心的坏家伙移不走，搬不动。

场里堆着不少木料和铁管，这是为了做所谓批判右倾翻案风的专栏用的。小玲说：“就用这些铁木料造花圈吧！这才是真正的大批判，批判那些反总理的坏家伙！”

大家当然同意。也不管夜黑天冷，就七手八脚地干了起来。不过干这种铁木工活，我们姑娘家实在是不行，抡斧、拉锯、电焊都不灵。我们正着急，只见小宋胸前佩着朵小白花，双手照样插在裤兜里，仍是那样懒洋洋地从外边走了进来。这些天，我也很留心观察这个懒人的“政治情绪”，看到他还是那样懒得说话，可是嘴唇常常颤动，象是憋着什么心

事要说，眉头上也结着个大疙瘩。此刻，有个姑娘要喊这个男子汉来帮忙，小玲却咬牙切齿地嘟囔道：“这种懒虫，你喊得动？做梦！”

哪知道，小宋一见我们做花圈，眼睛顿时放射出一种神奇的光采。至今，我想起来，还怀疑他眼眶里藏有蓄电池，不然怎么会突然亮得光华四射呢！他也不用我们邀请，把袖子一卷，抢过小玲手里卡在木头里正拉不动的锯子：“你不会干，我来！”

我们这才发现：这个懒人，竟是个非常熟练的木工呢！这一晚上，他又刨又钉，还锯铁料，搞电焊，忙个不停，汗出了一身又一身，真积极，就是懒得和我们说一句话。大花圈做好了，他又“吭赤吭赤”地和大伙把它搬上车，拉到广场上卸下来，找了个最显眼的地方安放好，这时已是深夜，大家都又冷又饿了。我想应当留下两个人看守花圈，可是留谁呢？想不到小宋这时才头一次和我们说话：“你们都回去。我守着它，看谁敢动！”小宋对总理的无限深情，使我们很受感动！今天，他怎么一点也不懒了？原来，他心头也烧着一团火啊！

小玲也很感动，说：“你一个人守怎么行？我算一个，跟你一块保卫它！”

当天晚上，暴徒冲来，小玲被打伤，小宋被抓走了。

在监狱里，审讯的人追问他：“你们为什么送花圈？什么用意？是谁主使？还有哪些人参加？”

小宋又表现出了他那懒洋洋的神态，任由那些家伙怎么追问，他也不怕，也不理睬。为这他被打得很惨。狱中的难

友问他：“你怎么不回答他们的问话呢？”

他才说了句：“我懒得理这群瞎眼虫！”

“四人帮”垮台后，小宋出狱了，我们都去迎接他。他高兴地和我们每一个人紧紧握手，笑得那么好看，握得那么有劲，从前那种懒洋洋神态一点也没有了。当他见到小玲时，更显得亲热，一个劲地说：“谢谢！谢谢！”因为自从小宋入狱后，小玲就常去安慰、照顾他的老母亲。他妈妈告诉小玲：“我家小宋，从前可是个又勤快、又用功的孩子。就是这些年，看见什么事都不顺心，才变得这样心灰意懒。他看着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，竟被坏人糟踏成这样，忠良受残害，思想苦闷极了。他对我说：妈妈，要不是为了你，我真懒得活了……”

这时候，小玲和小宋象是老朋友一样，她满脸喜气，当着这么多人，帮小宋抚平头发，拉伸衣衫……我看得出来，自从天安门事件后，她就打心里喜欢小宋了。

小宋回到车间后，好象换了个人，无论干活，谈思想，什么事都主动积极，把他师傅喜欢得逢人就夸奖：“打倒‘四人帮’，懒人也变了样。你上哪也难找这样的好小伙！”我们听了都高兴，小玲更是笑得格外妩媚。

有一天，我悄悄问小玲：“你跟他谈了吗？”

小玲是个坦率的姑娘，点头说：“谈过！”

“他怎么说？”

“他说，他喜欢我。不过现在……他懒得谈恋爱！”

我大吃了一惊：“怎么他又懒开了？”

“他说：如今要向四个现代化进军，我们要互相帮助，

趁年轻多学点科学知识！”

“你怎么说？”

小玲骄傲地把小辫一甩：“这种懒郎，我喜欢！”

1978.11.24.急草

## 好丑你们说

公浦

场院里，糠风谷雨，弥漫着黄澄澄的云雾。我们几个，在这呛鼻子的黄雾中，放下铁锹，就拿扫把，忙得团团打转，好不容易才把最后一场谷子打完扬净。看看天色，日已平西。割谷子的妇女收工回来了，她们把顺带挑回来的谷把码在场院边。

我撑着麻袋口儿，工作组长老莫拿着铁撮箕撮谷子，金黄的谷粒儿发散着扑鼻的谷香，从铁撮箕流进麻袋里，又扬起一团灰尘，在我俩中间扩散着，忽然，老莫停住手里的撮箕，挨近我的耳边说：“注意！”他用下巴向场院门口一点，“看那第二个，就是她！”

我随着他的眼神望去，一长溜挑谷子的妇女，已走进场院。她们个个挑的都象一座座的小山，忽闪忽闪的谷垛，压得扁担咯吱咯吱一片响。按照老莫的指点，我望了下那走在前边的第二个，她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，鸭蛋形的脸庞，生得细眉大眼，秀秀气气，挑着谷挑随了前边的妇女队长，正转向堆谷把的那边走去，大概是发觉我们在看她，她两眼向我们这边一瞟，水灵灵的黑眼珠，骨碌碌地转了一下，就把脸迅速地扭过去了，在她那大草帽下边，甩动着两根细长的辫梢

儿。

“看见嘛，”老莫对我说，“她就是那个小翠花！”

今天下午，我刚来到这个生产队，下来的目的是要配合当前的四清运动，写个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剧本。县上领导运动的同志说，这个队工作铺得快，叫我到这来深入生活，作为老莫组长手下的一个成员，先帮助一段工作。老莫很热情地接待了我，并给我介绍了许多阶级斗争的情况。

材料虽说不少，但富有戏剧性故事情节的不多，运动仪仅是开始，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完整的故事。只是在谈到有个富农分子，怎样利用他的女儿——名叫小翠花——使用“美人计”拉拢腐蚀干部时，我听着倒有点兴趣。

“美人计？”我重复着问：“有意思，请你仔细讲讲吧！”

老莫哈哈笑道：“这只是个初步揭发材料，还没顾得查证，你有兴趣就自己去了解吧，先当好一个四清工作队员，这对你大有好处。”老莫谈了这些情况后，我俩就来参加劳动。

“人，你看见了，”在收工回来的路上，他又郑重地对我说：“往后你就主动接近她，做做她的思想工作，争取她跟家庭划清界线，揭发她那个富农老子。不过——”他又半开玩笑地警告我说，“你可要站稳立场呀，这可不是演戏！”

此后，我在干着其他工作的同时，总在想老莫交给我的这个任务。

留心观察她，这是我准备对她进行工作的第一步。按照我的想法，对她决不能马虎，就象接触一种危险的东西，得

先绕着圈子，远远地看个实在，看准了再对症下药。因此，每到出工时候，我总是拿了工具早早往村口那棵攀枝花树下一站，一来显示我们工作组的劳动积极，二来也就势观察一下小翠花，象她那种思想，绝对不会积极出工的。谁知经过几天的观察，她总是早早的来了，有时单独一个，有时跟一、两个小伴，坐在坎坎下边的水沟边，拿着那本新买的红皮小书看，看了好一阵，社员们才到齐，她这样积极，我开始还有点纳闷，不过很快我就猜到了，这是做给工作组看的。

出工劳动，我经常被分到妇女这边，跟着她们干活，更有利于我对小翠花的观察。可是人的眼睛和思想，还是有不统一的时候，比如对小翠花的看法上，我就出了一点小偏差。事情是这样的：通过我的眼睛观察，觉得小翠花在劳动中还舍下力气，她和小桂枝，小美仙几个年纪不相上下的贫农姑娘，一块儿干活，脚跟脚，手牵手，一个赛似一个，那股干劲儿都差不多，我这样向老莫汇报，他笑着说：“看问题不能光看表面，要注意本质啊！”对呀，本质不同嘛！怎么我竟没有想到这一点，把一个地富子女抬高到贫下中农相同的地位，立场站到哪去啦？这一下，我这个死脑壳才变得灵活了一点，脑子里多了条杠杠，说话办事才比较地会掌握分寸，能划清界线了。

傍晚，收工之前，工作组规定要在田头地角开小会，一面评工记分，一面总结当天的劳动状况，必要时，还在田间表彰先进，批评落后。有一回，小桂枝和小美仙发生口角，为了半个工分，争得脸红脖子胀。小翠花从旁劝解，说了句“你俩都是团员，不怕人家笑话……”这话是别个说的，自

然是正确的啦；可出自小翠花之口，就成了莫大的罪过。两个姑娘一听，立刻都对她吼起来。小桂枝说：“你这富农的女儿，多管闲事！”小美仙更是大叫大嚷：“团员怎么啦？扎了你的眼睛……”妇女队长看势头不对，拍着手叫她俩莫再吵，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下来。接着她叫我给大家讲几句话，我讲什么好呢？脑子里那条杠杠马上起了作用：对小桂枝和小美仙的争吵，我轻描淡写地批评了几句，话锋一转，就着重批评到小翠花的头上。但我还是照顾情面，没有直接点她的名，我说：“现在是运动期间，都要提高政治警惕性，严防阶级敌人挑拨离间，造谣破坏，我们贫下中农，应该紧密团结起来，不要叫阶级敌人钻空子……”虽然没指名，大家都还是把目光盯往小翠花；下边的话，我又特别强调了要处处突出政治的意义，“评工记分，也要先看政治表现，不能说劳动好就是十分，劳动好，思想不好的也要扣工分，大家都要突出政治嘛！”

我的这次讲话很起了点作用，小翠花的工分，就再也没超过九分；尽管她跟小桂枝，小美仙干活都一样，我这个鲜明的阶级立场还是把她们区别开来了。

从此以后，小翠花就不怎么跟小桂枝、小美仙那伙贫下中农的姑娘在一起劳动了。她厮混到老妈妈和老奶奶那伙人当中，更少说话，更多的是哈着腰干活。别人歇会儿站会儿，她却从来不抬头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运动的深入，小翠花越来越对我们工作组疏远了。以前，她看见我们还面带笑靥，点头一笑，尽管不说话，还不太那么抵触；现在不同了，见我们过来多远她

就躲开，嘴巴噘着，连望都不望我们一眼。我们当然不怕这个，你越反感，越抵触，越说明你有问题。阶级斗争的规律性，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嘛！因此，我和老莫研究，对她应取什么态度；老莫先批评了我，说我工作不得力，很长时间了为什么不抓紧跟她谈话？现在看来，她已觉察到我们要整她爸爸，因而情绪抵触，所以老莫叫我尽快找她谈谈，在未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之前，先把利害向她说清楚，争取她回心转意，与家庭划清界线。

于是，这天下午，在收工的时候，我预先通知了她，叫她晚上到俱乐部来，有重要的话，要跟她说。

小翠花本来是个会跳会唱的好演员，我刚来那阵，还见她参加过一次歌咏表演。不过有一句歌词对她很不适合，歌词是：“我们贫下中农最爱您……”她不是贫下中农，让她去唱，那不是对贫下中农的歪曲？当场我们工作组没表示什么，演出过后，我们跟俱乐部的几个骨干私下交换了意见，小桂枝、小美仙都在场，她们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就没有想到这点，还是你们工作组的同志突出政治！”这以后就把小翠花的合唱队员换下来；那次评工分她俩跟她吵嚷，可能也和这事有关。从那以后，小翠花就不到俱乐部来参加活动了。今天我叫她到俱乐部来，她会不会想到是叫她来参加演出呢？

果然，她很遵守时间，早早就在俱乐部那间老式大房子门口等我。俱乐部今晚没活动，房门还锁着，只是屋门头上的电灯已经亮了。我远远地望见她，坐在灯光底下，样子很高兴，身上也换了一套新衣服。上边穿的是浅格子花的翻领衬衫，下边穿一条海蓝色的工装裤。辫子梳得光溜溜的，一